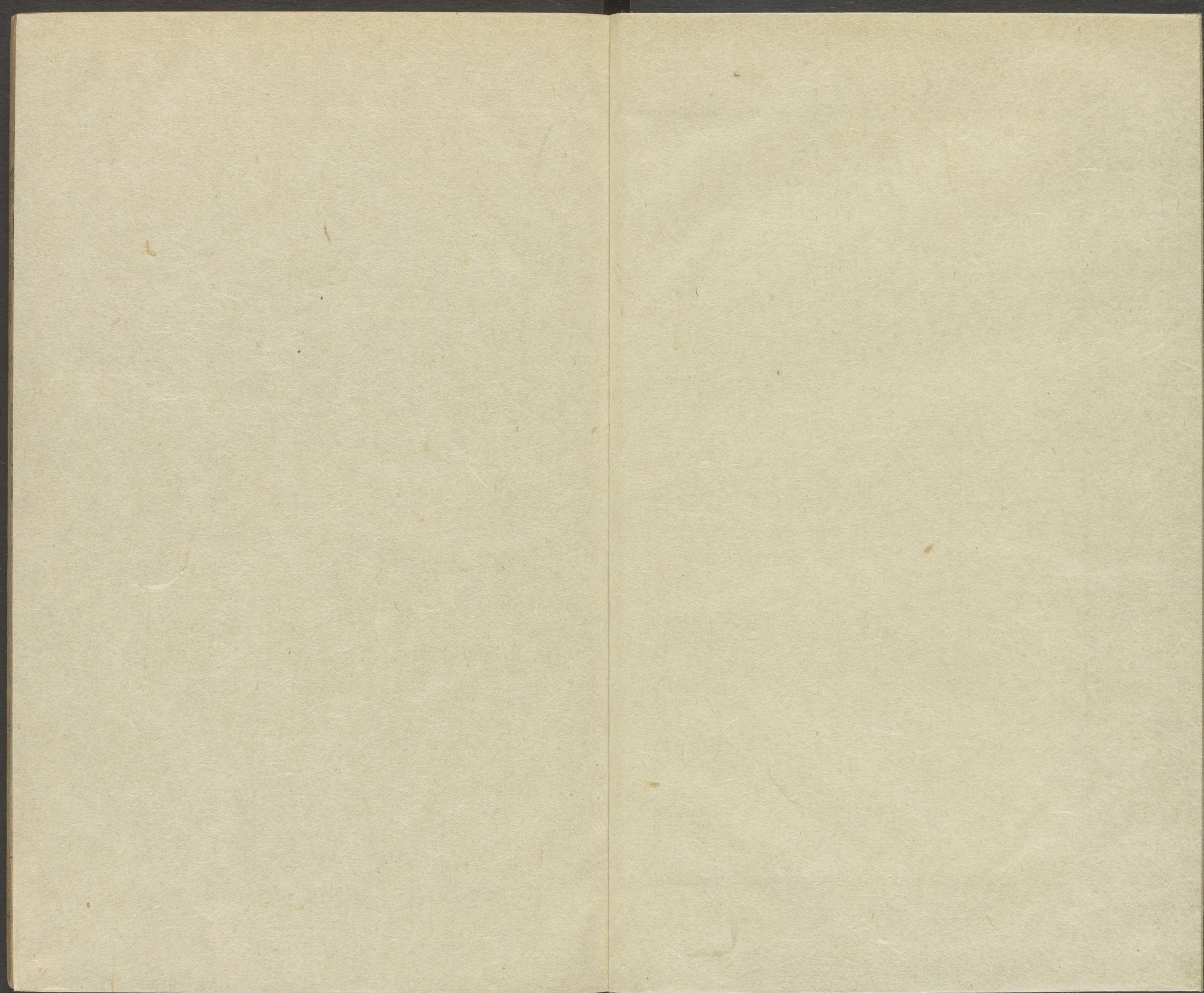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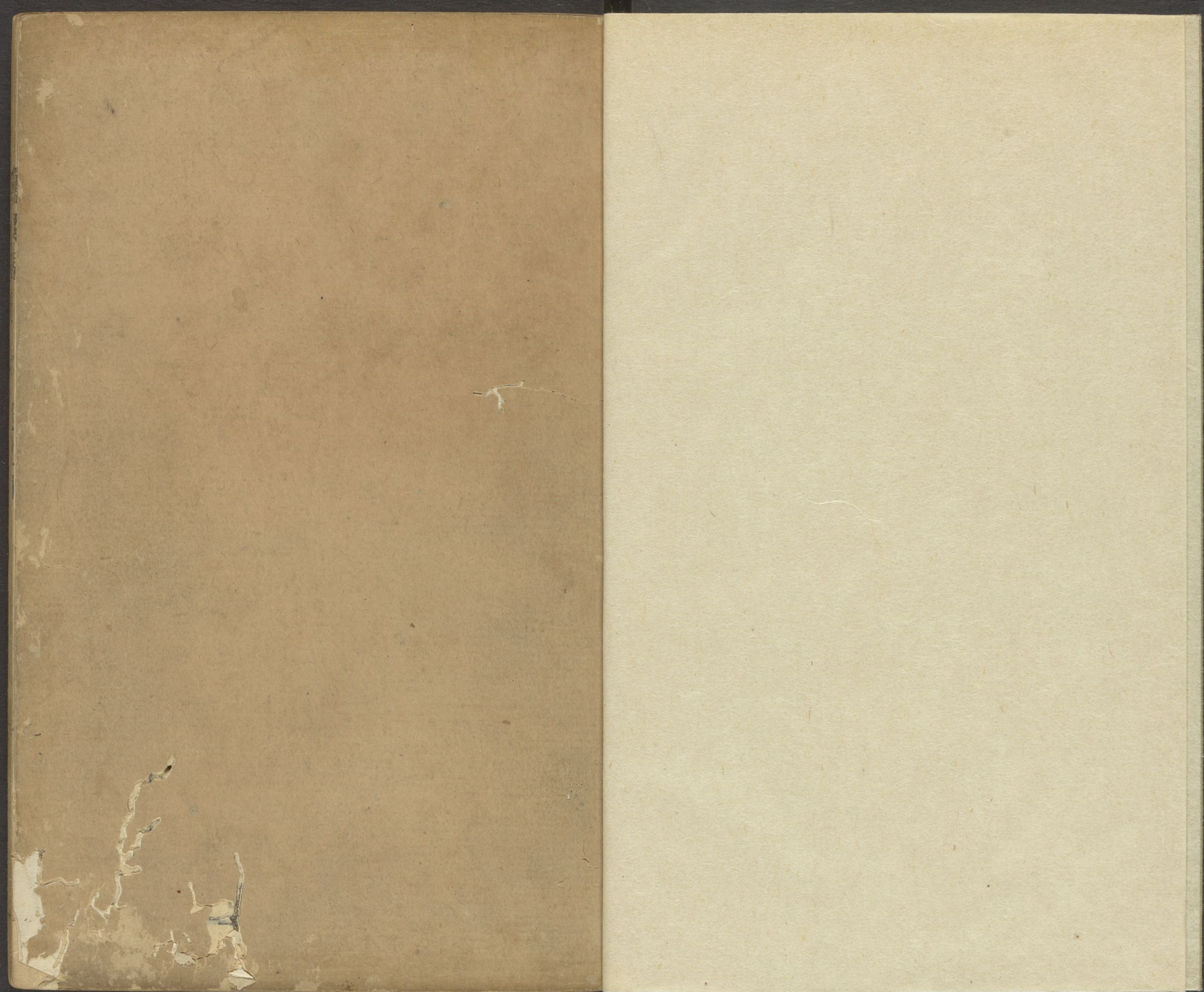
9

T 3747/114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持口吻善竹肉汀嶼花溪平康相思病

豔異編目錄

卷之九

伎女部

燕子樓

揚州夢

歐陽詹

霍小玉

薛濤

陳說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徐蘭

嚴藥

符郎

王冠

楊倡

啞倡

王幼玉

馬湘蘭

楊幽妍

小青

名姬傳

蘇小小

商玲瓏

錢塘妓

蔣桃

朝雲

秀蘭

管妓

瓊芳

琴操

馬娉娉

三詩妓

胡楚

稽本

周子文

妙奴

王鉄妾

陸氏

陶師兒

湯賽師

蘇小媚

朱觀奴

義妓部

李娃

王翹兒

陳嬌如

張鳳奴

高娃

長沙妓

韓香

燕子樓傳

宋王惲

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

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

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

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

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

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

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

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天不許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觀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卽潛然自從

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徃徃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

見童不識冲天物，謗把清泥污雪毫。

揚州夢記

唐于鄴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

揚州夢
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
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
以侍御史氣槩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
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不至貽
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麓對牧
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
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
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
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

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
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
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
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
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
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
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
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

揚州夢
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
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
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航船
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
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
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
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
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
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

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
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日
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
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
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
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
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
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
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

鵝頭女
小
女
名
三
三
三

揚州夢
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
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于墀。
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
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
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卽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
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旣許我矣，何爲反之？」
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
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
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
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絲葉成陰子滿
枝。」

歐陽詹傳

宋 秦玉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
 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
 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
 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
 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
 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
 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

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鏤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河南穆玄道訪余嘗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索其效死夫亦不殺也大凡以時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類

於此

霍小玉傳

唐 蔣防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
拔萃俟試於天宮夏六月望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
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翁
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
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
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

月生方間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
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
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
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
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
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
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
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
東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
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
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
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
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
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

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
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諠未畢引入
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
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
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
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
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
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
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

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
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
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
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
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
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
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
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竒酒闌及暝鮑

引生就西院憇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
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
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
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
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
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
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
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
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

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
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
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誠日月。句
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
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
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
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
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

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恠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

才以終通

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

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徃徃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

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回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

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遮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日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寃空室足下終能弃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

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日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

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
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
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
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
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
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
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
僂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
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

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
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
有酒斝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
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
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
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
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

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

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背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徃徃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

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
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
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
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
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
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
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薛濤傳

唐 李璵

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
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
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即應聲曰枝迎南
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常臬鎮
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
女冠服有詩五百首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
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

赴京薛濤歸浣花所其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於
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罰赴邊有懷
上韋相公云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將門下曲
唱與隴頭兒元微之贈濤詩因寄舊詩與之云詩篇
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淡雨
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忽向紅牋寫自隨
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薛濤好製小詩
惜其幅大狹小之蜀中號薛濤牋或以營妓無校書
之號韋南康欲奏之而罷後遂呼之胡曾詩曰萬里
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領
取春風總不如

陳詵傳

楚顧賓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
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
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
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
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
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
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

涯楊花又遂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
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霑
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卽取
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旣而並迎。陸入卽
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
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
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
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
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誦
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
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
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闔公秋壑俾充幕僚。
詵不特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
佳話焉。

徐蘭傳

吳郡劉昌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畧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縑縑百疋饋之、凡畱連半年、靡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族少年無不趨其門者、其家

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奇美、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于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倡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娟、魏華、蘇翠、京口之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汙、屢見白簡云

蘭有春波一尺踏鴛鴦句、爲當時所賞、塚亦在虎

丘、洵佛地、堊羅衣耶

嚴葉傳

宋 曹嘉

天台營妓嚴葉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
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
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
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
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
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
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已之姓爲韻

酒方行而已成、鵲橋倦、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
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
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語、人間剛道、隔夜元卿
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容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
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
與葉爲濫、繫獄月餘、葉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
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
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
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葉答云、身

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死罪、然是非真僞、
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
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
死、然葉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
丘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
陳、葉畧不構思、卽口占卜筮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
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
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
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

嘗畧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符郎傳

太原王夔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孳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姬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

待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境有者、模處玉爲人體態、容貌清秀、舉措閒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諷、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徇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惟司戶年少、司戶見楊玉、甚慕之、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

玉侍奉藥酒湯、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隕、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楊州推官、其子名徇郎、今不知存亡如何、因大泣下、司戶爲慰勞之曰、汝卽

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有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袂、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色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隨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

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那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郎旣下籍、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賁行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後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旣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尙作少年態耶、然錯處非一拍此亦何足恤也、旣而果

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半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生_レ死_レ而骨肉也、又何以德、太守乃挹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爲過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媪、翁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曰、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人更不得

相別、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十年雖汝恩養、然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媪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去、旣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擡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旣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事一州之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酒禮、就會勝寺南、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

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
爲姊、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青雲
之上、我沉淪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
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
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
風塵中、常退姊一步、况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
若得姊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是一段陰德事、若
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姊得我爲之、則素相諳委、勝如
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

王魁傳

宋 柳貫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
宅、有婦絕艷、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
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中請
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曼玉在簾幃、一聲
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爲學四時
所須、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
爲辦西游之用、將行至州北望海廟神、盟曰、吾與桂

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門、寄詩曰、琢
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
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
若此、以一娼玷辱、况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
寄詩曰、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曰、上
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卽思早晚歸來幽閣內、
須教張敞畫新眉、又曰、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
正踈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
崔氏爲親、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

迫我矣、道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
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
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
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
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乃
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
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醮、守素夢
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
醮也、後數日、魁竟死。

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畧、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如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鏃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以問至、娼乃盞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啞娼志

元 賦 楊 維 楨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

十歲終不言、笑則^{シキ}呀^{ラフ}喙露、斷怒則^{シキ}噤^{ケル}噤云、父母決其

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シテ}噤^{ケル}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

今乃啞者、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

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頽、工鍼

紉、能教以琵琶、箏、篪、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

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

研与呀日
張口貞

緝与線日

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顛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婀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

缺缺同

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日傳訥傳恣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輒以語言文章為身之讐孰愈啞娼耶

王幼玉記

洪上李師尹

王娃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群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

三

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反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箋為詩、贈幼玉曰、
天ノコトヲ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濱、
清風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艷、愁寂寒花未吐、人
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
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道皆適育、以自養、惟我儔儔塗脂
粉巧言令色、待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
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從良人入、則事舅姑、主祭祀、俾

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
字潤卿、果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亦有
意室之時、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
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為
嚮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
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遇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
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為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
上、幼玉曰、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謂富曰、我
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眾、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

王幼玉言
財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
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
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併爲恨，因而伏枕。幼玉日
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
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
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
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
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
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

弓，鳳頭翅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莠花無言亂
紅委。王孫送目已勞蒐，東鄰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
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
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
一見苦畱心，慇懃厚遣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戶前，惟
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
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鬟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
斷，兩心濃更蜜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
懸懸。清宵長嘆明月下，花時洒淚東風前。怨入朱弦

危更斷淚如珠、願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
恨托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
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悞、將刃欲加、連理枝、引
弓欲彈、鸚鵡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
堯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慙
懃、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
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
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
我有麗艷、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_心之理、我之心子

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
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卽致其灰於
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
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
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櫂聲遲、楚天低、回望處、
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
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
腸在一雙飛、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
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

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
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遽開其書、疾讀書
尾有二句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臘燭成灰淚始乾、富
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
嘗欲拏舟泛江一往、以復前盟、叙舊契、副子之望、適
吾之樂、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
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惓惓、如覺自失、
憑酒自釋、酒醒情愈、徬徨幾無生意、古之兩有情者、
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

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
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
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
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見我、我何望焉、子有詩二
句、吾爲子終其篇云、臨流對月暗悲酸、瘦立東風自
怯寒、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春蚕到死
絲方盡、臘燭成灰淚始乾、萬里雲山無路去、虛勞
夢過湘灘、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
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

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
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
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焉
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
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
嘆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
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安郎平日愛我手
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個
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
就狗利其他不能動心求瀟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
幼玉之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
諧和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齒之間
則幼玉雖死不死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王幼玉 and 蘇若蘭)

馬湘蘭傳

吳郡王穉登

王穉登云、嘉靖間、海宇清謐、朝野熙熙、江左最稱饒

富、而金陵爲之甲、平康諸姬、先後若而人、風流艷冶

鵲、黑鴉、黃、傾入城、國者何限、在馬姬先者、劉董羅葛

段、趙、與姬同時者、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

也、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齒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

兒、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嬌、以善畫蘭、號湘蘭子、而湘

蘭獨著、無論宮掖、戚畹、王公貴人、邊城戍士、販夫廝

養卒雖烏丸屠各番君猶長之屬無不知馬湘蘭者
 湘蘭名益噪諸姬心害之及見馬姬高情逸韻濯濯
 如春柳早鶯吐辭流盼巧何人意人人皆自顧弗若
 也姬聲華日盛凡游閒子香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
 以不識馬姬為辱油壁障泥雜杏戶外池館清疎花
 石幽潔曲室深閑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學梨園子弟
 日為供帳燕客羯鼓胡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北
 斗闌干挂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金鳳
 釵玉條脫石榴裙紫襜褕常在子錢家以贈施多無

所積也祠郎有墨者以微譴逮捕之攫金半于未厭
 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被髮徒跣目哭皆腫客計無
 所出將以旦日白衣冠送之渡秦淮會西臺御史索
 余八分書請為居間獲免姬歎王家郎有心人哉欲
 委身於我余謝姬念我無人爬背癢意良厚然我乞
 一丸茅山道士藥豈欲自得姝麗哉脫人之厄而因
 以為利去厄之者幾何古押衙而在七首不陷余胸
 乎由是不復言歸我而寸腸綢繆固結不解政猶禪
 人云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亦惟余與姬兩心相印舉

似他人不笑卽唾耳、烏傷一少年游太學、慕姬甚、一見不自持、留姬家不去、俄聞門外索逋者、聲如哮虎、立爲償三百緡、呵使去、姬本俠也、見少年亦俠、甚德之、少年昵姬、欲諧伉儷、指江水爲誓、大出裏蹠、治耀首之飾、買第秦淮之上、用金錢無筭、而姬擊鮮爲供、具僕馬費亦畧相當、是時姬政五十、少年春秋未半也、錦衾角枕、相嬾婉、久而不少覺姬老、娶姬念愈堅、姬笑曰、我門前車馬如此、嫁商人且不堪、外聞以我私卿、猶賣珠兒、絕倒不已、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

帚作新婦耶、少年戀戀無東意、祭酒聞而施夏楚焉、始鞅鞅去、盜聞之、謂姬積錢貨如山、暮入其室、大索寶玉、不滿望、怒甚、盡斬書畫玩好、投池水中、姬貧乃次骨、後樓船將軍於江中、捕得盜、搜其篋、出馬氏負子錢、券纍纍、而後知姬室中靡長物也、然其俠聲由此益著、先是姬與余有吳門烟月之期、幾三十載、未償、去歲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買樓船、載嬋娟、十十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爲壽、絕纓投轄、履舄續紛、滿四座、丙夜歌舞達旦、殘脂賸粉、香溢錦帆、涇

馬洲蘭傳
水彌月烟熅、蓋自夫差以來、龍舟水殿、絃管綺羅、埋
沒斜陽荒草間、不圖千載而後、彷彿苧蘿仙子之精
靈、鸞笙鳳吹、從雲中下來游、故都笑倚東窗、白玉床
也、吳兒嘖嘖誇美盛事、傾動一時、未幾復游西湖、梅
雨淹旬、暑氣鬱勃、柔肌膩骨、不勝侵灼、遂決西歸之
策、約明年楓落吳江、再過君家三宿、邀君同刺蜻蛉
舟、徧窮兩高三竺之勝、不似今年久客流連、令主人
厨中荔枝鹿脯都盡也、余方小極、扶病登舟、送之射
瀆、分袂之頃、姬握手悲號、左右皆泣、余亦雙淚龍鐘

無乾袖矣、比蒼頭送姬自金陵返、述姬所以悲號者、
憐余病骨、岌然不能俟河清也、嗚呼、孰意姬忽先朝
露哉、余別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華雖小減、
於昔而風情意氣如故、唇膏面藥、香澤不去、手鬢髮
如雲、猶然委地、余戲調卿雞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
能爲申公巫臣耳、歸未幾、病暝已、病瘳下、皆不在死
法中、醫師妄投藥、絕口不能進粥糜、水食者幾半月、
先是姬家素佞佛、龕事黃金像、滿樓中、夜燈朝磬、奉
齋已七年、將逝之前數日、召比丘禮梁武、懺焚旛檀

馬湘蘭傳
龍腦設桑門伊蒲之饌、令小娟掖而行、遶猊座胡跪、膜拜連數晝夜不止、趣使治木狸首具矣、然後就湯沐、袒服中褰、悉用布坐良久、瞑然而化、此高僧道者功行積歲、所不能致、姬一旦脫然超悟、視四大爲粉、妝觸體、葦囊盛穢棄之、不翅敝屣、非賴金繩寶筏之力、疇令蓮花生于火宅乎、彼洛妃乘霧、巫娥化雲、未離四大慾界、惡得與姬並論哉、姬稍工筆札、通文辭、擘箋題素、裁答如流、書若游絲、弱柳婀娜媚人、詩如花影、點衣烟霏、著樹非無、非有而已、然畫蘭最善、得

趙吳興文待詔三昧、姬亡後、廣陵散絕矣、姬姿容雖非絕代、而神情開朗、明忝艷異、方之古名妓、何忝蘇小、薛濤、李娃、閔盼、諸人之亞、匹與胡不擇名流事之、縱未能貫齊汧國、燕子樓中不堪老乎、欲作王家桃葉、桃根、余強學吾宗、處仲解、事事遂不諧、以此負姬、惜哉、俠骨雖香、不逮蟬蛇、污泥耳、

楊幽妍別傳

雲間陳繼儒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閫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于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綉課彈碁紗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幸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

歛吳歛也

于咏嘆。一日遇張聖清于秀林山之屯雲館。羣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牀，旁無轉矚，掠鬟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遍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日成

者久之。明日遂合鏡于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橈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媒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鞵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

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捷音、屈指歸信、並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
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
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
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
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
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汎瀾、嫗宛恣閉絕、魚鴈消息不
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
焉、扁鐻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皆刀繩

自矢而已、媼下怒、並甚搨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
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
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嫗、無得故懸高價、殺
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
公、逡逡如女士、且覬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
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
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畧大義、每環回離腸、斷菟之
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
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

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徧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惓惓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襖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衲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覓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

金鑄之絲綉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于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于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羣鴛鴦牒中，豈死于情哉？死于數也。

楊國如別傳
余不恐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
之死乎不死矣

小青傳

彖彖居士

序曰古來士女恒流落不偶若姬能無傷爲立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
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
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
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耳家人以爲
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
諸技妙解聲律江都故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

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
姬雖素閑儀則、而風期逸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啞、憨跳不韻、婦更奇、姬
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
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
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
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
入、姬自念、彼置我閑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
肉我、以故深自歛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間、

馳驅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譁躍、倏東倏西、姬
淡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
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婦已醉、徐語姬
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
好光景、可惜、無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
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劔鋒可畏也、夫人
笑曰、子悞矣、平章劔鈍、女平章乃利害耳、居頃之、顧
左右寂無人、從容諷曰、子才韻色色無雙、豈當墮羅
紉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事、子

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平、且彼視子去、拔一眼中釘耳、縱能容子、子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謝曰、夫人休矣、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著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口、盡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好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相顧泣下沾衣、恐他婢竊聽、徐拭淚還坐、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之、聞者酸鼻云、姬自是幽憤悽怨、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從宦

遠方、無與同調者、遂鬱鬱感疾、歲餘益深、婦命醫來、仍遣婢以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笑曰、吾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鷄犬、豈汝一杯鳩能斷送乎、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一小盞、許益明、妝冶服、擁襟欹坐、或呼琵琶、婦唱言詞、自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

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鑷或檢書或自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取圖供榻前焚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此緣分耶撫几淚潸潸如雨一慟而絕時年十八耳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檢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叙致惋痛後書一絕句今載集中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

甚趣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及再檢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細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耳余酒友劉無夢素滑稽生甚狎之嘗隨生過別業於姬臥處拾殘箋數寸許乃南鄉子詞而不全僅得三句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李易安集中無此情話也劉又竊書遺稿示余余讀其詩雖悽惋不失氣骨使與楊太史夫人唱和殆難伯仲憾

全稿不傳要之經寸珊瑚更自可憐惜耳聞第二圖藏姬家余竭力購得之娟娟楚楚如秋海棠花其衣裏朱外翠秀艷有文士韻然尚是副本卽姬所謂神已是而風態未流動者未知第三圖更復何如姬嘗言姬喜看書書少就卽取不得悉從某夫人借觀間作小畫畫一扇甚自愛卽聞之苦索不與又言姬好與影語或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輒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問荅婢輩窺之則不復爾但微見眉痕慘然似有泣意余覽集中第四絕如此語非妄也余向欲刊其詩因與生有微戚未敢著第錄諸詩識其顛未藏之以俟裨官採擇或他日名媛傳中又添一段佳話然姬詩有挑燈閒看牡丹亭之句似非無爲語天下女子有情信有如杜麗娘者乎惜不令湯若士見之耳嗟乎世之負才零落躑躅泥犁中顧影自憐若忽若失如小青者可勝道哉

若失如小青者可勝道哉

居士書

名姬傳

天台陶宗儀

蘇小小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
 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
 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乃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
 干者近是也宋時司馬槲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
 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
 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窻幾陣黃梅雨才仲愛

名如傳
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
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
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
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之復
夢美姝迎咲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
才仲爲同寮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
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泊河塘柁工遽
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
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
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
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
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
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
小小歌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龜
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餓鳥弔月啼鈎欄風吹野
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唐潮潮來

潮去夕復朝暮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縮同心結辛
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唐雲錦書幾回錯
認青驄馬著處間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
衾冷夜窻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
遺山蘇小小圖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
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
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
鳳釵頭

商玲瓏

商玲瓏者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能歌
聽唱黃鷄與白日黃鷄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
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柰
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微之在越厚幣邀去月餘
始遣還贈之詩因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詩
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錢唐妓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

名如傳
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卽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
吏杖一百卽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
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
傑士也願自愛卽今還職汝玉旣滿復攜此妓遊西
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
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十里
矣後汝玉歷膺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
可及也

舊桃

舊桃者寇萊公妾也淑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諸妓
賞綾綺千數舊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
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
爲之默然尋貶嶺南道杭州舊桃有疾謂萊公曰妾
必不起幸葬我于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舊桃曰
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朝雲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唐絕愛幸
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旣事子瞻遂學書麤有

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
幹兒未暮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
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
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
去不作陽臺雲雨僊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
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
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

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近燈勤禮塔
中僊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
肌自有僊風海僊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
翻嫌粉浣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
花同夢

秀蘭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群妓畢集惟秀蘭不
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卧
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粧趨命不

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
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
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
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
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
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
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
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
巾感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
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颺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
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營妓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
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
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
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
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

捷善謔如此

瓊芳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名媛傳
馬娉娉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
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
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
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
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三詩妓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覲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
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

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
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隴上巢空歲
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雲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
楚覲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
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覲詩
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辭交
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

胡楚嘗有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
是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却恐青青無盡時時張子
野老於杭多爲杭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
群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
分身如鼓子花子野甚喜遂爲之賦詞一闋云

稽本

陳直方之妾稽本錢唐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
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
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

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
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
鰥拭餘潛明月空江香霧着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
聞舊曲破朱顏

周子文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唐與營妓周子文甚狎挾之遍
歷湖山后襲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牽幃
頓感挽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
文死矣按其月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旣歸遊鷺嶺作

名如傳
漁家傲以寄情焉鷺嶺峰前欄獨倚愁眉促損愁腸
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
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
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妙奴

妙奴者錢唐陳令舉小鬟也令舉宴秦少游出以佐
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嬈妙奴十二正芬
芳肌膚暫白鬢腳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宴侍
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

辭酒漿王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
氣森開張玉杓貫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
歛翮窺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
風戲雨花草狂一溪泱泱青黛光妙奴勿倦侑羽觴
主人正欲遊醉鄉

王鈇妾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
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
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

字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
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岍然不
交一談次日報謁鈇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
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璜蹶蹠
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
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
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
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
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璜

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
于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酣寢五更酒
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船還
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

陸氏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
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
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
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

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

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卽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岍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殺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外方人也登豐樂樓日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

所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咲曰
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卽具盃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
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始無虛日其價反
倍於他舟

湯賽師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譽行首絕麗絕倫慧而黠巧吻
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猥客恐爲所侮不敢登
門時時畜邸第中奩貲極厚有惡少詭爲外方富民
部綱者僦館邇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避賽師

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徵酒逋至其所館見其
行李焜耀騶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且年少美丰
姿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者惡
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觀都城未有絕色當吾意者若
淡粧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群耳酒家曰君特未之
見耳樓北湯氏姊妹曰賽師春春者當今第一流也
春春已爲他邸所畜獨賽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
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
日相候蓋酒家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賽師已動心矣

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覲之寂無踪跡啟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恚恨賽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蘇小娟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贍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

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病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罈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震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

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卽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偕老也

朱觀奴

甲妓朱觀奴者居鹽橋頗通文義嘗欲構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

各如傳
欲構雲窻霧閣柰怪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
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貲焉其裔有朱鳳翔
者以音律得幸於毅皇爲優人長與臧賢劉實者同
列寵昵無比

義妓傳

吳姓張獻翼

李娃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嘆
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
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
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
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

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驕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

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與其遠而見留也姥曰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

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疎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美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日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嘗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日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

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爲斷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俊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日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姬逆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菁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鞞大宛汗馬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

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
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
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
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
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視之某當繼至
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
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
遷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
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

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
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
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
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逢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
而進膳生憤懣絕食三日構癘甚篤旬餘愈甚邸主
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
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

令執德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備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迺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

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卽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

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
誚益慚耻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
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關
下謂之入計時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
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
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
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
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哉里番書之子徵其名且易

之矣豎慄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
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
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而
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
以馬捶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
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
擠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
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
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

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起披布裘裘有百結縑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鄙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聽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

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暮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

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徒自貽其殃耳某爲
姥子迨年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
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
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膏其願足矣姥度其
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
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
以蘇乳潤其臟旬餘方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
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
娃謂生日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

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
游生騎從而至旗亭南偏門嚮墳典之肆令生揀而
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
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
卽論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
生謂娃曰可策名就試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
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
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
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

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作於他士當礱
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繇
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
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叅軍三事以
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日今之復子本軀妾亦
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鼎族以奉
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
泣日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
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

餘至劍門未及發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
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
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
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
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
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畱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
目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
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
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靈芝

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
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
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太官其甲者
猶爲太原尹

史稱設形容揆鳴琴掄長袂躡利屣固庸態也娃
之濯淖泥滓仁心爲質豈非所謂蟬蛻者乎士不
困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鄭子能自豎建顯當
世則娃幾與蘄王夫人媲美矣

王翹兒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冒其姓
爲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攜之來江南教之吳歛卽善
吳歛教之彈胡琵琶卽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
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宛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
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
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多金賂翹兒意稍
不屬輒惛惛不開明或竟夕虛寢而罷明日太腹賈
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窘而數笞罵翹兒翹兒愈益
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

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游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啓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笑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畱也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倭人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擄諸會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尊之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

之爲夫人翹兒旣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之華老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覩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爲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而益市

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其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噪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帳轅門以享諸叅佐令翹兒歌而通行酒諸叅佐皆起爲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槩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

永順會長翹兒既從永順會長去之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會而更屬一會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世傳范大夫至苧蘿盟西子後獻之越越夫人親教歌舞誠滅吳吳滅而還報大夫汎輕舟於五湖此千古勝事也考之傳頗不載恨恨以翹兒方之不幾輦效乎然國家得之如得一敵國蓋庶幾劇

孟云

陳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
集至京師有娼名曰陳嬌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
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如曰第中設錦帳三
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翼日遂
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
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
在人間聞嬌如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
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

雲翹夫人真欲得玉杵曰邪蓋姑試以難之耳匹
夫不可奪志玄宗鑒之矣嘉哉嬌如蓋附青雲而
聲施後世者哉

張鳳奴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
下曰我娼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
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
死朝廷遣使馳祭於西門

高娃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

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娃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娃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娃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旣喪元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綿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卽自取練經於旁

讀洩孔車之收主父天子聞之以爲長者未嘗不悲哀其意而太息於漢之君臣也一時士大夫爲亨所構者不少矣娃之事曾亦聞 上否嗟夫嗟夫

長沙妓

義妓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

言妓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
陋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見睹其姿容既美而所居
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
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
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
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
之多妓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
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素愛秦學

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
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
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若使親見容貌未
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
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
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耳妓大驚色若不懌
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
妓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
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

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歡此夜乃罷
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妓乃寢先平
明起飾冠帔奉沃盥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畱
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
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畱妾又不敢
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
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
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
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

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與秦學士別未
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
覘之數日得報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
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
於旅館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
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義娼風雅名流紅紅管絃異雋感泣至死雖屬鍾
情然其至性過人蓋自有不可磨滅者語云士爲
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兩人殆反之矣

韓香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
 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於射圃中
 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
 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賣金帛
 高下獻之入更衣不出自刎矣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於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賣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不出自刎矣

